

人人都有一个家

贺 泽 著



天地出版社

人人都有一个家

贺 泽 著



天 地 出 版 社

目 录

作者小记·····	(1)
-----------	-----

□第 一 章

王玉芬的难堪处境·····	(1)
争房爆发的家庭风波·····	(8)
内心深处的隐情·····	(18)
三个姊妹又重逢了·····	(26)
汪洋竟闯到家里·····	(37)

□第 二 章

到农村“财神爷”的家·····	(49)
在商家的神秘圈子里·····	(54)
陈金龙相中了王玉芬·····	(65)

□第 三 章

汪洋离家出差广州·····	(78)
陈家老奶奶病倒了·····	(86)
土墙黑瓦大院的悲与喜·····	(94)
陈家娘母们的无情争斗·····	(102)
当年“纱妹”的旧居里·····	(116)

□第 四 章

商家的“第二职业”·····	(128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王大明的发财梦·····	(135)
三流旅店里的交易·····	(142)
噩梦醒来天已迟·····	(150)

□第 五 章

终于回到了家·····	(160)
儿子的出路在哪里·····	(171)
难道她只有走一条危险的路·····	(180)

□第 六 章

陈家老奶奶的惨死·····	(187)
她被家的牢笼囚禁·····	(196)
陈金龙踏进王玉芬的家·····	(205)
客厅里演出一场“戏”·····	(216)

□第 七 章

儿子引进家里来的狼·····	(225)
寒风凛冽的大河边·····	(233)

作者小记

扎着两条小辫做中学生时，便开始了记者生涯。几十年风风雨雨，奔走、采访、写作。有许多人和事，聚集在脑海里，驱之不去。各式家庭，尤其她们心中对亲人的渴恋和深情，总欲挤到笔端，用文字再现。

这便是我为什么在已退休的晚年，又费心费神，将这本小说，奉献在读者面前。

第一章

王玉芬的难堪处境

王玉芬坐在靠厨房门一张单独的方凳上。她低着头，带几分知识型，又有几分劳动型，显得柔韧而健康。此时，她情绪纷乱，微微缩身，捏着手，一动不动，仿佛是一尊蜡塑的雕像。

她的表情，是那么难堪、紧张，惊异得令人担忧。

王玉芬不年轻。她已是五十多岁，但外表不显老，除额边有几根不明显的白发，晃眼看去满头还是乌黑，短发齐耳，十分顺眼。她的脸型好看，圆润丰满，娟秀的蛾眉下，有一双单纯的大眼，那是一双黑亮秀丽的眼睛，使这位已从工厂退休的女技术员，显得健康、善良和温顺，而且使她保留着一种耐看的美。此刻，那双黑亮亮的秀眼里，正流露出惊疑和不安，带着迷惘不解的眼神，看着那边一双单人沙发上的两个年轻人。

那两个年轻人，是她的儿子和媳妇。

刚才儿子提的问题，使王玉芬极为吃惊，不仅眼神迷惘，连那张苹果般红润的脸上，也立即由红变白，身子仿佛从温室里一下被扔到冰窟中，感到寒颤发冷。难道这是真的？儿子怎么会突然要逼她嫁人，要她嫁一个她毫无所知的人。这是为什么？

“你坐过来嘛!”

年轻的儿子指着空着的长沙发，指示母亲。他说话的口气，不是对长者，很像在指责一个犯了错误的小辈，还带几分训斥：

“坐那么远。隔山隔水的，说话费劲。你坐过来!”

王玉芬没有挪动身子，儿子的话，她好像没听见。她的心已被袭来的恶劣情绪困扰。儿子很不礼貌，轻率提说的婚事，太出她的意料之外。

二十分钟前，王玉芬刚收拾好午餐桌，把残菜剩饭拨弄好，端进厨房，分别挪进碗橱与冰箱。因为凡是剩菜再端上桌，小辈们都难动筷子，新鲜肉食是子媳们吃的，每餐王玉芬的筷子便只好在剩菜碗里移动。常常一整天、整个一星期，她都只能吃子媳们剩余的菜。她说残汤剩菜最营养人。加上勤劳动，王玉芬的身子骨比同龄妇女结实健康。今天，当她刚收拾好残食，洗好碗筷，走出厨房，便听得儿子大明说，有话对她说。

她停在门边，就近坐在她习惯坐的方凳上。这张独方凳，几乎是她的专用品，难有别的人去坐一坐。这里既可以及时立身进厨房，又可以随时进入离孤凳最近的八平方小屋去睡觉。现在，王玉芬坐在孤单的方凳上，听儿子继续谈话。

“我说的话，你听清楚没有?”儿子问。

王玉芬没有回答，只是盯视着儿子，在那双明亮的黑眸子中，透出一串串问号。

“坐过来嘛!”

儿子又说，声音好像很遥远，很陌生，很朦胧。

“你听到没有?”

大明的声音又很近，而且带着责难，确实是她眼前的儿子没好气地逼问。

王玉芬不回答。她虽然脾气好，也有自己的主见，她不愿往儿子媳妇那边靠拢，觉着心中像有几根绳子扭紧，扭得心慌，扭

得生疼。

那边两张单人沙发上的一对年轻夫妇，活像法官审视犯人。大明约二十八九岁，有一张极像母亲丰满俊俏的脸蛋，同样有一双黑黑圆亮的眼睛，不同的是：从大明那双年轻的眼里，透出一种冷冷生疏的寒气。他的妻子长相不好看，瘦条的脸上，涂抹着过多的白粉，好像带着一张白面具，嘴唇涂得血红，两条眉毛也画得过长，一双经过手术刀刻的双眼皮眼睛，斜睨着丈夫的母亲。

“他们想干什么？”王玉芬在心里琢磨，默默不响，难以置信眼前的事实。

“事情就由我来操办，就这样定了好不好？”

儿子好像在谈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好像只要他出面，母亲只需点一下头就行。

然而，王玉芬没有点头。大明感到事情有些棘手，不那么简单，不觉眉头一皱：

“嗯？……你听见没有？”

长期言语不多的王玉芬，还是不语。

“嗯？”

又是一声威逼。

王玉芬满面绯红，既不说一句话，也不发一点声响。可是，她的脑海在翻腾，心突突地跳。儿子完全变成了陌生人，她怎么也不能把她曾经奶过、怀中抱过、全心抚爱长大，从小健壮、可爱的大明，和眼前这个年轻人联系起来；她怎么也不能把过去那么单纯的儿子，和眼前这个装着雄样地黑着脸，又如此冷漠的人等同起来。但眼前这个活生生的威逼她的人，明明是她儿子大明啊！

王玉芬脑子里，一时闪过许多往事。儿子的婚姻，也令她失望。大明原和织布车间一女工相好，那是个很纯朴的女孩子，是

大女儿芳芳的同学，又是王玉芬在车间时最要好的老姐妹的女儿，两家都在议论婚事了。不料，大明认识了百货店售货员陈秀，被陈秀生拉活扯拆散，匆匆登记结婚。强行将母亲住的一间带凉台的卧室，布置成新房，母亲被挤到最小一间仅八平方米小屋去住。大明又将这间大屋和过厅打通，改造成灯火辉煌的新式客厅。这间客厅过去是芳芳和芸芸两姐妹共居的卧室，幸而大女芳芳早已结婚，彻底搬出去了，小女芸芸在细纱车间当上落纱工，住在女工集体宿舍里，偶尔回家也只好睡沙发，或挤到母亲床上去。为房子事，兄妹们争吵过，但大明自恃是正份“儿郎”，一直按照他的意志，把这个家任意摆弄。王玉芬深知隔开外界，关起门来的自己这个家，存在着外人难往深里看到的阴影。关在这个家门内的气氛，越来越浓地聚着不愉快、烦躁和郁结。就算各家有一本难念的经，王玉芬怎么也没估计到她的家、她的儿子和媳妇，竟要按照他们的意志，强行逼迫她出嫁。

眼前，大明大有不胜不收兵之势，急促地说：

“我认识那个人，我还是为你着想，要不，叫我来管这种事好么？”

“是嘛！那老汉是百里挑一，未必大明会坑害亲娘？”

陈秀搭话了。她的嘴憋不住了。在她看来，大明嘴笨，侃侃说半天，老娘依然声不吭、气不出，便急口杀上阵来。接着，伸出她闪亮着金手链和金戒子的手，甩动着五个指头，用高八度的嗓音说：

“这老几数数多，是冒尖的行家，票子堆成山，在他家苦不了。是打着灯笼火把也难找的哟。好多女人想巴结，还巴结不上他老爷子哩。”

原来为了“钱”！王玉芬不想再婚。若是再婚，她心中想的，和儿子媳妇的想法，也绝不是一回事。她不觉移眼看着媳妇。陈秀见母亲眼光瞄着自己，立即挂上二分笑脸，甜着嘴儿，唱着赞

歌：

“不要说天上有，地下无。那财神爷，真难找哟！错过这个村，再没这个店了。为这桩事，大明好奔波！嘿，那老爷子，难找哟！是改革开放的挣钱能手。不信，你打听打听，名气大得很！”

只见王玉芬把目光移开不听。陈秀气恼地摇晃着满头卷发，吐着粗话：

“丢了好买卖，再往哪里找哟？丢了杂种这号事，才是天下大笨蛋！我说哟，哎哟！这么好条件，上没老，下没小，年岁才五十九，还没到六十。我见过，这老汉身强体壮，皮肉结实得跟牛一样。哟嘿，票子尽往兜里流，珍珠玛瑙、金银财宝、大钞大票数都数不过来。说句老实话，遇到我，我睡熟也会笑醒啦，我会巴心巴肝嫁给他。”

陈秀一句“老实话”溜滑出口，把大明也怔住了：陈秀说些啥？大明不乐地用两眼狠狠盯着陈秀。

陈秀自知说滑了嘴，急忙满脸堆笑，竟甜甜地喊出声“妈”。

“妈唉，时代变了，大家都应该学着适应新潮流，你是厂里进过大专的技术员，虽说不是硬牌子学校，未必比我们只小学文化的售货员还不开化？未必比我们年轻人还封建？如今九十年代了，人人都在讲究跟新潮，老人再婚既时兴，又时髦。你听听人家咋说：‘老来有个伴，红霞飞满天。’是哟！未必我说得不对？”

陈秀用眼睛斜看大明，有点自我欣赏地，十分得意，自恃她也会搬弄几句“高雅”的句儿。她吐出几句文不文、武不武的话后，竟又继续卖弄她那能说会道的口齿。只见她那涂得鲜红的长长嘴皮，像上了发条的玩具，飞快地弹动不停：

“我是掏心剖腹地对老娘。人说‘老伴老伴，穿衣吃饭，一会不见惊叫唤’！还说啥‘老伴成双，吃喝甜香；没有了老伴，

孤人难当’。再说句不该说的话，这话我是不该说的，你老娘夜夜孤零零地困在被窝里，有啥好？有啥想头？这么冰天冻地你不怕？这么寒冬腊月的你不冷？唉！人也要会想嘛，有个人窝窝身子，焐焐脚，热气也大些。你说我这话对不对嘛？我是把心窝窝里的话都掏出来了，要不看你是老娘，哪个龟孙子才管这×事！”

四两的人说不出半斤的话。话在陈秀的臭嘴里，总说得那么难听、粗鄙。母亲蹙皱眉头，只觉胸中憋得慌，只好头痛般紧闭着眼睛。王玉芬虽然被迫习惯陈秀的低俗言语，但今天这一番庸俗之谈，所表达的内容，实在叫她听不下去。她在努力抑制，内心像被一种难忍的气愤搅动着，压迫着。她想大喊一声：“别讲了！”啊！她不要听啊！

然而，她叫喊不出来。陈秀那张嘴却还在叨叨。

王玉芬一直奇怪：儿子为什么会习惯陈秀的粗恶、缺乏教养。她曾经向儿子指出：“叫陈秀说话注意些，你父亲在世时，是不许家中人说脏话的。”大明却不以为然道：“她已习惯了，管她哩。”其实，大明也未必高尚，他如今也变得容易暴躁，发起脾气来，粗话也不落陈秀之后。

“结婚，算个屁大的事！现在无所谓哩！”

陈秀提高了女高音，继续念经：

“结婚，无非登个记，只是形式形式也行。你不愿同他一床睡，也由你嘛。别把我们的好心当驴肝肺，难找这么好的一门买卖。好事错过，后悔都来不及！哎呀，真不知咋想的……”陈秀那尖刻的眼睛，闪起了火气，她的耐性没了，满肚子是咒骂的话，她放低声音，急急发泄，“哎哟唉，撞鬼喽！嘴皮都磨破了，简直对牛弹琴，不进油盐——”

“你到底怎么想？”

大明一下站起来，发脾气地迈过去，停在母亲面前。

王玉芬冷不防吓了一跳。她抬起眼睛，看着儿子。顿了一

会，终于第一次开口慢声说：

“我不想结婚。”

“结婚，又不是坏事。”

大明两手一摊，松了一口气。母亲总算说了一句话，并没有把话封死。大明很自信：母亲最终是会同意他，王玉芬对儿子从来没违抗和硬扭过。大明最不喜欢家中的人和他扭劲。此时，他只希望母亲立即就范，希望能尽快把这件事办妥，便武断地说道：

“妈，你不要那么死脑筋，老封建。听我说，是不是就这么说好，先见一见面。”

王玉芬却一反往常，大胆地摇着头，然后，她表情木然地一动不动。

“哎呀，妈唉！”陈秀又叫出一声妈，“人家是儿女阻挡老人婚，娘通儿不通。我们是儿通娘不通。大明费那么大劲，操了几箩筐心。还不是为你亲娘。我们吐尽三江五湖水的话，你也该听进几句。总不能当我们放屁！唉，你就张嘴说一说，说不，有个不因，说是，有个是由。这门亲有哪点不好？……哎哟唉——，硬是死心眼！”

王玉芬不愿再看他们。只感觉湿润的眼珠，已浸泡在满满的泪水中。

陈秀那女高音，像使法的巫婆，还在念念有词：

“家，应该像个完整的家。女人，还是要有一个男人依靠；我们做儿辈的，还是想要有个爹；孙子也还要有个爷爷。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家，要有个男人长者当主心骨嘛！未必我说这些话错了？你就不为自己想，也应该为我们儿孙着想嘛！唉唉！这究竟算是咋一回事？就是我们做儿辈的做错了，说错了，也该打个响声嘛……”

王玉芬没有响声。

“你说话呀！”儿子在家中，完全是一家之主的姿态，他的口气又带着威逼，“你咋啦？说话嘛！”

王玉芬一震，身子一颤。她忙吞下口中倒流的泪水，不让眼泪滚出来。

“是不是就这么定了。”

大明下结论了。

“不！”

突然王玉芬喊出了声音，喊出她内心的反抗。她已想到一条退路：

“我要跟你姐姐芳芳商量。”

“她，懂个屁！”

大明毛了，骂出一句粗话。大姐芳芳和小妹芸芸根本不在他眼里。母亲竟然不听他的意见和安排，这么固执起来，把他激怒了。

就在这时，一声清脆的门锁响，随着家门大开，一个身着红色羽绒服上装的年轻姑娘，披着一肩瀑布般亮闪闪的黑长发，浑身热气地蹦进门来。

争房爆发的家庭风波

进家门来的年轻姑娘，是王玉芬的小女儿芸芸。

她是纺织厂细纱车间的落纱工。今天刚下中班，洗了澡，便兴冲冲地回到家来。芸芸突然停住脚，见屋里三个人的神色有异。她愕然地冲着母亲问：

“妈，你们咋啦？”

“没啥。”母亲轻轻动了一下嘴唇。王玉芬趁此想结束这难堪

的场面，伸手拿过墙边的菜篮，准备进厨房去理菜，提前做晚饭。

“妈妈，你不要走。”

芸芸高高兴兴地阻止母亲。王玉芬只好又默默坐回在她的独凳上，伸手去剥篮里的豆角。幸而芸芸回来，打断了这场逼婚的谈话。但母亲不希望芸芸知道刚才发生的事。那事，能不了了之最好。

芸芸把手中拎的提包，往长沙发上一扔，摇摆着漂亮的面孔，喜气洋洋地向大家宣布：

“我要结婚了，春节就结。”

“结就结呗，值得这么大声地喊？”

大明没好态度。他在家中人面前，总有点装腔作势。他不喜欢芸芸那副高兴劲儿，自己是一肚子不高兴，便摆着一副当兄长的面孔，指责着。而且眼里透出想表示威严的冰凉的冷光：

“你安上喇叭满楼吼嘛！”

“那未尝不可？”

芸芸仍然十分得意。尽管大明的话，像给她满心的喜悦泼来一盆冷水，但她已习惯了哥哥的“老大”态度，和时不时的顶撞打击。芸芸把哥哥的不好态度，哥哥变得对家人越来越冷漠，哥哥和她感情的不融洽，全归到嫂子陈秀身上。她不像母亲那样事事让着他们，受了气也不言语，只要他们欺侮到她头上，她便要以牙还牙。看着哥哥满脸怒气，便说：

“你有气，干嘛往我身上出？我又没招惹你——”

“芸芸！”

母亲想阻止女儿，唯恐兄妹间发生磨擦。

芸芸不听，她仰起脖子，继续反击：

“结婚是人生大事，是美事，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丑事。结婚那天，我就是要请人吹吹打打，吼吼唱唱，高高兴兴，热热闹

闹，哪点不该？”

“说得对，芸芸！结婚就该这样！”

陈秀的女高音响了。这次，她竟站到了芸芸一边。她此时格外赞同芸芸，是因为芸芸把结婚办喜事说得那么好，正合她心里想说的话。陈秀说着，斜眼瞟着母亲，看王玉芬的反应，口里却向芸芸唱道：

“芸芸，我们做女人的，就是要充分享受这个权利。结婚，又不是做丢人败姓的事，又不是偷人！不怕哪个说，不怕哪个笑，也不怕哪些人晓得。结婚，是人生红红火火的大喜事嘛。芸芸，你结婚，嫂子我头一个跟你贴起，到时候，抬柜子、垫桌子脚、端糖递水、装烟包瓜子、跳迪斯科，只要需要你嫂子的，嫂子全包了。”

“嫂子说话算数？”

“咋啦！不信？陈秀敢说敢当。”

“好！嫂子话出无悔。”

芸芸张嘴笑起来。芸芸明知陈秀那张嘴，一阵子甜得跟蜜一样，一阵子又狠又臭。但有些时候，陈秀也能做点好事，钱也泼得出手。有时，还要故意显示她的才干和大气。芸芸也就使点小心眼，趁热打铁说：

“不过，小妹不敢劳嫂子费神费力，只请嫂子伸出大手，赞助赞助就行了。”

芸芸把那个“请”字，说得特重，惹得陈秀得意地张口骂道：“小姑奶奶，你真会开口‘请’噫，赞助不赞助，这就要看嫂子我高兴不高兴了。”

芸芸心里知道，哥哥前些时跑生意，有点来路，陈秀的穿着打扮全都变样了。比之自己，嫂子手头颇有点厚，便摊出一只手掌，笑嘻嘻地张口：

“干脆明说，哥嫂给多少？”

大明瞪着大眼看着芸芸。

陈秀却笑了。她不想表露吝啬，此时，她还很想拉拢芸芸，也想在芸芸面前操操漂亮，显示自己。只是她卖着关子，打了个圆场说：

“少不了你的。结婚，人生大事嘛，当哥嫂的再穷再紧，也不会少给的。”

“多少？”芸芸还想趁此明了。

“保密。”

芸芸虽没得到准数。但陈秀总算当众应了，多少总要给，何况她陈秀也好充面子。芸芸高高兴兴地笑着，转身面向母亲说：

“妈，结婚要房子，没房子，咋结婚？”

屋里突然沉静下来。一时没有人说话。

芸芸在这片沉静中，感到问题不那么乐观。她撅起嘴，慢声央告说：

“把家里的房子，腾一间给我嘛！”

王玉芬睁着圆圆的眼睛，惊慌地看着女儿。

“哪来房子？”大明心里好生恶感。不懂事的芸芸闯回家来，打乱他的事，一会儿要结婚，一会儿要钱，一会儿又提出要房子来。大明认为已经搬到工厂集体宿舍去的小妹，就不应该再回家来要什么专用房子了。虽然，在芸芸手中一直掌握了一把开家门的钥匙，大明是准备迟早要收回来的。大姐芳芳出嫁时，他便及时收回了芳芳手中的大门钥匙，给了陈秀。没料小妹芸芸宣布要出嫁了，不仅不交出钥匙，反而冒出“要房子结婚”。大明十分光火：

“你看这家里，三间房子挤满人，哪还有空地盘？”

“我就是回来跟你们商量嘛！”

芸芸相信自己很有理由。这里也是她的家。这间作为客厅的房间，原本属于她和姐姐住的，为什么不可以还给她作新房？她

从小在这家里长大，为什么女儿就不可以住父母的房子？她忍气吞声地辩解道：

“家里又不是腾不出空地盘。”

“怎么腾？”

“挤一下嘛！”

“哎哟，咋个挤？”陈秀插嘴了，“哪里还挤得出新房来？家具往哪放？床往哪里搁？人往哪里挤？”

陈秀的态度，和刚才的“甜”嘴大不一样了。如今涉及房子才是大事。父母这一套三的住房，正正宗宗该属儿子所有，当初工厂集资建房时，大明就甩出了五千。现在芸芸突然提出要房子，大大刺激了她夫妻俩。陈秀能袖手旁观？能听之任之？她急忙伸出一个指头，指点着芸芸：

“你呀，人不大心大，怎么好意思？哪有女人出嫁向娘屋要房子的？女人结婚，正正堂堂是男方解决房子。”

“他家？”芸芸撅着嘴说，“他家更没眼。”

“天经地义是男家接人，男家解决新房。他家没房子？他们塑料厂也不给分？”

“没眼。他们厂？排起队，起码还要等三年。”

“呵哇！男人没房子结毡屁婚？”陈秀臭嘴又粗话连连，“他才会打女家算盘呢？想结婚，又没房子，不逼自家老爹老妈，他龟儿才会逼女家呢。”

“啥龟儿龟儿啊！猪有名，狗有姓，莫乱喊。”芸芸不满地盯着陈秀，嘀咕着，“家里我就该有一间房子。”

“你看，还没过门胳膊就往外弯。姓猪也好，姓狗也好，不说啦。女人结婚嘛，就该对男家拿出副嘴脸来。”陈秀说着站起来，走过去热热心心地教导芸芸说，“芸芸，你这个时候不威风威风，结了婚，才有你气受呢。你告诉他：我们家没房子。”

“那我的一间呢？”芸芸气上心来，“没有房子我怎么结婚？”